

平绥道上

四

久违的绥远又呈现在我面前了。城还是那么方整，不再是黄土碎石道，城里城外都已铺成平整的马路。沿着路栽着平排的树木。树荫交界处立着带白手套的警察，连行人走路的方向都指挥着。铺面有的由雕栏金匾改成西式商店。女人有的剪掉了大髻。卧龙岗修成了龙泉公园。一间泥污的小茶楼新近刷了一层漆，挂起“新生活饭馆”的招牌。民众教育馆添了若干标本。日报附了新文艺创作。旧城开设了接待要人、学者的绥远饭店。这个辽远的城市似在尽其全力向现代大都市的憧憬阔步着呢。

大台[召]里虽仍住有百多个喇嘛，东边却辟成市场。凉粉、酸梅汤的摊子陈在魔术场的隔壁。擦了满脖子红粉的女人端坐在长条凳上，一边吃，一边听着四面交攻的锣鼓声。大台[召]门前就是据说曾被清圣祖的马蹄踢出泉水的玉泉井。

在建筑的美丽上，我总愿推崇舍力图台[召]。只它那欧亚合参的构造已够使一个对此道全然不懂的人醉心了。方的角隅嵌的是金色的装饰。梵文的字母被构成如中古月牙琴形的图案，圆圆地并立在屋的各方。雕廊的粉壁上是极富想象的佛典的壁画。殿中大柱上爬着巨大的龙身。给我们开门的喇嘛指着殿中央的太师椅，用生硬的腔调说：“这是班禅活佛的宝座。”

走到内殿，同行的友人要求他将康熙皇帝的胄甲取出来看。不很甘心的他打开了黑角落里的大箱，小心翼翼地抱出一个大黄包袱来。

他拿出一件用钢片凑成的沉重的战衣来。抚摸一下上血[面]的宝蓝缎，就授给了我们来端详。连那黄缎靴

他都顶不舍令我们玩赏得太久。问到来历，他说：康熙帝驻跸归化时，误杀了一个蒙古亲王，惹起了蒙人公愤。

“那时候这台[召]都给我们的人包围了。”他立在黑的一片里，瞪大了眼说，“一个喇嘛和他换了衣服。他装作喇嘛逃走了。把胄甲留在这儿。”那人真神气，好像康熙皇帝就同他换过衣服一样。

召殿的旁廊，住有一位王爷。双髻搭在肩上的蒙古女人，用大大的眼睛凝视着我们。廊的柱子上贴的是些欢迎民众信仰的班禅大师的标语。一些拖了油长辫子的喇嘛闻着鼻烟正在廊下踱步。

临行我想登城墙，看一下城中的全景，就由石砌的马道攀到北门城墙上上去看。由火车上看来齐整的城是没有把握的。城楼入口处是所毛房。城楼上正摊着一大堆褴褛泥污的男孩子，扯了喉咙喊着一些由记忆中掏出的经书，而实际在用小胳膊角力玩。一个咬着红萝卜的孩子向我笑着。

看了几家仍徘徊在手工时期的毛织业。织毡工人受着最大的苦。羊毛屑堵塞着呼吸器官。一个被刀割破了手指的学徒正倚定一根柱子啼哭。毛呢在样式上虽尽力模仿舶来货，其品质之粗糙，仍毫无进步处。

在离开绥远那个早晨，我拜访了一位师长。这不是篇悼文，容我在这游踪里留下他的名字罢。刘半农和白涤洲等先生动身比我早了一天。那天早晨我在绥远《朝报》上读到了“刘博士由包来绥，现寓绥远饭店”的新闻，就决定用一个熟悉的口音和面孔来惊吓他一下。

本来是同友人肃庵君偕往的，但他因怕见生人，愿在楼下等我。白衣侍者把我领到一条窄路尽头的房间。半农先生捏着他的烟

卷，微笑着站在门槛处了。

带着孩子气的好奇心，我随说话随看摆在镜台上的测音器。知道他参观了本城的学校，测过了许多处的音，并且打算日内去百灵庙。

火车时刻表不容许我多坐。而且我也没有理由用一个熟人的名义扰他学术的工作。

“有什么事我能替你在北平做呢？”

“唔”他笑了一下，把手伸到袋子里，掏出一个名片来。“请你到北平打电话给我的太太，说我在这儿平安。”

我接了片子，一面用手势往回推他，一面自己就退了出来。

被他推起短髭的微笑送出饭店的楼口后，我就匆匆地赶上了西行的火车。

五

包头是个仍带点原始朴质气的小城。包围车站的只是一片荒凉黄沙地。南边是一带黄河，闪亮地睡在南海子。城是倾斜地建在山坡上。像泥模型似的，一座座的小土屋静静地躺着。

因为是走到了蒙古草地的跟前，沿街走的红油脸垂着黑油辫子的人特别多，回族人也很不少。在交通上，这里几乎是个水陆的中心。平绥路的车走到了尽头，南海子长年往来着走包、宁的高帮大船。宁夏、甘肃、凉州的货都以这里为尾闾。所以在商业上，便是个很重要的地方。

城年轻得很。民国十二年才因为铁路的到达而设治局，十五年才成县治。但因为地势的扼要，市面上还熙攘热闹，骡轿车停在道旁，洋车夫操着山西腔，在人丛中吆喊着奔跑，繁荣中心的前街有着大门面的店铺。陈旧的富于象征性的幌子低垂在铺檐下。

东门外的转龙藏是最惹目的名胜。龙王庙建在小山阜上，瞭望着全城的土屋。庙后是马将军筑的炮垒山，坡上潺潺流着终年不涸的泉。这是城中住民的饮料，虽然迢迢地跑来泉水发源池处洗眼睛的也不乏人。

立在炮垒上，南可以眺望如带的黄河。坡下沙地上，不时地过着驼[驮]水桶的牲畜，印在沙地上静默的影子，给人以沙漠的幻象。

十五里的轿车会把一个旅行者载到了南海子。那是一片汪汪的黄河。成百只的高梆船，七站船，小筏子，各靠在河边，飘在黄水的摇篮里。船里正有人吆喊着装载货物，岸上站着些穿红襟的汉子，吹[吸]着烟袋，守着面前的景色。

距河岸近处是个由船户所组成的村子。他侍奉的大神是治理洪水的禹王。

“回去罢。”一位西北的长者拈着枯黄的胡须对我说：“告诉国人说，屯垦不容易事，想速成地来发财，必至失望而归，让我们吃惯了苦的人去和自然对抗吧！如果国内有能吃苦的青年愿意和我们下田工作，我们是竭诚地欢迎。响亮的口号与我们是毫无用处的。”

我翘首望那广漠的一片，我信任了生存的意志所赋予西北民众的与天人暴虐的对抗力。② 文/萧乾



《新生》(周刊)某期封面